

栗花香

孟翔聚 著



栗花香

孟翔聚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藥 花 香

孟 翔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 4 3/4 插页2 字数38,880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06-0359-O/I·303

定价: 2.25元

目 录

栗花香·····	(1)
又是椿芽泛翠时·····	(9)
叫卖声声听丰年·····	(13)
元宵灯影·····	(19)
腊八粥·····	(25)
腊月心曲·····	(29)
风雨灯·····	(34)
蚊子·对虾·路·····	(41)
大路歌·····	(47)
春到凤凰山·····	(54)
古镇一瞥·····	(59)
小庙情思·····	(69)
针尖大的小村·····	(74)
生命的火焰·····	(83)
绿满菜店·····	(95)

栗 花 香

我常到燕山深处的花果乡去。在那里，我尝惯了甜脆的雪花梨，香美的红苹果，玛瑙似的紫葡萄；也看惯了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如霞似火桃花红。说心里话，对于这些诗人笔下的花花朵朵，虽说喜爱，但并不感到珍贵，而对那开得最迟、最不显眼、乍看起来并不被人们视为花的栗花，却十分偏爱。

栗花，没有雍容富贵之气，妖娆娇柔之态，浓郁沁人之香，争芳斗妍之意，但是，它单纯、洁净、质朴无华，更重要的是它真诚实在。记得有位诗人说过：“朴素与真诚是亲姊妹，而美丽是第三姊妹。”我喜爱栗花，就在于它的朴实与真诚。

你看，每当栗花开时，那平庸得几乎和叶子一样颜色的小花絮，萃成缕，滚成团，一簇簇，一层层，结为一个纯朴的整体。每一缕花穗，都默默地开在桃红杏粉之后，裹在绿叶之间；悄悄地蕴育着一兜兜的果实，毫无炫耀自己之意。经过多少次雨露阳光，“风韵栗房开紫玉”，终于

在金色的秋天，奉献出颗颗紫珠般的果实——你能说栗花不质朴无华、真诚实在吗？

其实，我真正体会到栗花的这些美德，并非在仔细地观赏栗花之时，而是偶然结识了栗园中的姑娘们以后。

那是去年六月，正值栗花盛开的时候，我又来到燕山深处的迁西县。第二天大早起来，我沿着沙板小路，信步向西山走去。

西山坡下，是一片茫茫苍苍的栗林，盛开的栗花，象在栗林上覆盖了层黄绿色的锦毯，晨风中，飘逸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普普通通的，没有一点奇香异彩的栗花，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。我继续向栗林深处走着，倒是周围那一片蜜蜂的嗡嗡之声，令人陶醉神往。那声响，宛如千万只笙管笛箫一起合奏，让人感到欣喜、亢奋。

忽然，前边不远传来一阵琅琅的读书声。仔细听来，我简直惊呆了，在这偏僻的小山沟，是谁在用日语对话。

循着声音，我找到了几位年轻的姑娘。她们正坐在栗林中的岩石上，聚精会神的练习日语发音。

对于日语，我虽然不精通，却也略知一二。于是，我首先用日语向她们打起招呼：

“早晨好，姑娘们！”

姑娘们一下子慌了，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一个个都变得拘谨腼腆起来。我后悔不该打搅她

们。这时，只见一个留着齐耳短发、穿一身蓝工作服的姑娘，站起来羞涩地一笑，朝我点点头，用日语答道：“您好，陌生的客人。”

也许是我会说几句日语的缘故吧，不一会儿，我们便热情交谈起来。通过交谈，得知她们是这里的栗树技术员，两年前都是县城的高中毕业生。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几个要好的伙伴凑在一起说：“为啥非一棵树上吊死人，农村不同样大有作为吗？”“走，咱到栗儿峪下乡去！”就这样，单纯、朴实的姑娘们，冲破了家庭的、社会的种种阻力，来到盛产冀东板栗的栗儿峪。

姑娘们的简短介绍，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我问：“你们在这儿动摇过吗？”

姑娘们相互一笑，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。稍许，一位梳着牛角辫的姑娘，用小石子掷了一下穿蓝工作服的姑娘说：“栗花姐，还是你说说吧！”

叫栗花的姑娘，脸上微微泛着红润，她低下头，双手摆弄着衣角说：“这咋好意思讲呢，来到栗儿峪，我们碰到不少困难，也听到不少冷嘲热讽。我们曾流过泪，叹过气，后悔过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是互相鼓励，既然咱们来了，就得坚持下来。”

栗花还告诉我，她在唐山的一名同学，曾给她写来一封长信。信中介绍了城里的生活多么有趣，厂里的朋友们多么时髦，劝她不如尽早离开

穷山沟，到城里找个趁心的工作。随信还寄来一张“摩登女郎”的照片，为此，姑娘们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。争论的结果，得出了统一的回答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情趣也各不相同，烫发抹口红不是我们的爱好，想未来、干事业才是咱青年人的本份！

姑娘那直爽的、毫无粉饰的语言，在我心中点燃了一把火：这些朝气蓬勃、青春似火的姑娘们，是多么纯真质朴呵！虽然她们那颗稚嫩、纯洁的心灵，也象栗花一样遭受过风霜的侵袭，有的枯萎，有的凋零，甚至腐变，但更多的还是随着春天的到来怒放了。我眼前的这些姑娘们，不正是朵朵盛开的栗花嘛！

“栗花姐的名字，就是从那才叫开的呢！”
羊角辫姑娘打断我的思绪，“她原来叫艾丽花，美丽的丽。”说完，咯咯笑着，忙躲到别人身后去了。

“噢，说说看，为啥要这样叫呢？”我望着栗花姑娘问。

她微笑着，并不作声，似乎我的提问是多余的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咋说呢，因为栗花可爱，朵不空开，每缕花穗都能结几颗亮晶晶的果实，而且全国驰名，世上少有，能为国家换回大量外汇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继续说，“你知道吗，出口一斤冀东板栗，就能换回十到十三斤小麦，出口十斤板栗，相当于出口一辆大链盒凤凰

牌自行车，出口一吨板栗，就能开回一辆丰田汽车。仅我们这一个大队，每年就产五十多万斤板栗，可以为国家换回二百五十辆汽车。你说，我们能不喜欢栗花，能不热爱这个小山沟吗？”

栗花姑娘的话，使我感到惊喜，又感到知识的贫乏。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：“呀，原来这平平凡凡、并无奇香异彩的栗花，竟有这么大的贡献和作为！”我又说，“你能否再介绍些有关冀东板栗的知识？”

她谦逊地一笑，又低下了头：“我知道的很少。说实在的，因为我们都喜爱栗花，才开始研究冀东板栗的。当然，说研究有些过份，只是为了多给国家创造财富，干了些我们应该干的工作。”她又望了大家一眼说，“还是我们一块谈吧！”

接着，姑娘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，全国的板栗共有四十多个品种。有山东的红光栗，江苏的处暑红，安徽的大红袍，陕西的明拣栗，贵州的铁粒头……在这些名品中，尤以河北的冀东板栗为最佳。这种栗，有赤紫色的果壳，珍珠般的光泽，玲珑剔透的果形，质地细腻的果肉。含糖量和淀粉百分之七十以上，蛋白、脂肪百分之二十左右。

说到高兴处，羊角辫姑娘望着我抿了下嘴唇：“如果你秋后来，给您炒上锅尝尝，简直就象吃了糖团团。”那神态，好似她嘴里正品味着

板栗的香甜。

姑娘们说，这种板栗所以能誉满全国，畅销海外，因为它有着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。据古籍载，早在战国时代，幽燕就“足于枣栗”而享“枣栗之饶”。史记《货殖列传》中也有“燕、秦千树栗……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”之句，既说明了冀东板栗的栽培历史，又描述了当时栗农的富庶。她们还谈起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板栗栽培、管理经验，什么“埋根栗子露根梨，树下拉沟栗子稀”，“春刨树，夏刨花，秋刨栗子把个发”等等……

听着她们的发言，耳边好似有一群欢快的喜鹊，唧唧喳喳，叫个不停。有时，她们竟不顾打断别人的话语，炒豆般的往我耳朵里灌。看得出，这些象黄绿色的栗花一样平凡的姑娘，对自己用心血和汗水酿造的事业，充满了强烈的、炽热的爱。

我不由对这些农村姑娘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意。趁她们喘息的机会，我忙一连迭声地说：

“好，好，你们的钻研劲头实在好。”我又顺手拿起一本日语讲义问，“可是，你们咋又学开日语了呢？”

栗花姑娘甩了下额前的一绺散发说：“近些年，人家日本很注意研究板栗。听说还要把冀东板栗移植过去，并要在较短时间，从品质和产量上都超过我国。这咋不叫人着急呢！可是，又看

不懂日本的科技资料，怎么行？”她的两道弯眉向上一耸，眉宇间显出焦虑的神色，又接着说，“另外，我们这还常来日本专家、教授，为了学习人家的经验，我们想用日语和他们直接交谈。有人笑我们‘好高骛远’，其实，只要下功夫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。将来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还想到日本考察一番呢！”说到这里，她扬起头，忽闪着两只大眼睛，看了我一下，又说，“就为这，我们学开了日语，每到星期三、六的晚上，我们就跑到县日语班学习。”她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神态是质朴的，感情是真挚的。

快该吃早饭了。此时，桔红色的霞光从东山头射向茫茫的栗林，辉映着层层叠叠的栗花，那黄绿色锦缎般的栗花，象又镀了一层金，显得更加晶莹可爱。我面对这几个年轻人，止不住思绪万千：这些朴素、纯洁而又真诚实在的姑娘，不正象这蓬勃盛开的栗花吗？她们并没有因为动乱的年代而对未来失去信心，也没有因此把自己圈在一个狭小的天地，她们对自己的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爱情，仍保持着青年人的积极向上、朴朴素素、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的美德！

当我和她们挥手告别的时候，姑娘们一起用日语喊了声：“再见！”不多时，栗林中便响起那充满喜悦的歌声：

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

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
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
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……

啊，我爱栗花，更喜爱象栗花一样朴实无
华、实实在在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创造财富、
为我们的生活酿造甘美的人们……



又是椿芽泛翠时

我居住的那幢楼后面，是园林处的一块苗圃。苗圃里养育着很多珍贵的树种，有奇特的塔松、墨绿的桧柏、速生的泡桐……。这些苗木，一年四季有人管理、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、除虫。每年春天，这些树木被园林工人们倍加小心地起出，装上汽车，运往公园、街道，美化环境，装点城市。

不知哪一年，在这片苗圃紧靠我那间斗室的下面，生出一棵极不显眼的香椿苗来。尽管无人为它浇水、施肥，但几年功夫，这棵小椿苗长得竟超过了我的二楼阳台。初春，那紫红色的嫩芽飘逸出一股浓郁的香气；盛夏，那从大自然中吸足了阳光雨露的枝叶，更加香气诱人。左邻右舍们虽然知道那紫红的嫩芽，是可以入口的“小菜”，但从来不来这里采摘，人们都希望那香气永驻人间，供人们爽身清心。

由于得天独厚的原因，我常常站在这棵香椿树前注目凝神。久而久之，不知什么时候“灵感”一动，使我想起自己的妻子。

她是一位很不起眼的、普普通通的卫生工作者。二十年前，从医专毕业分配到矿区的一个保健站。那个小小的诊所，没有X光，没有显微镜，甚至没有一件完好的听诊器；更没有医院那样详细的分科。常常是一个大夫既看内科、外科，又看五官、妇产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她工作得满有劲头。夏天涉小溪，冬天顶风雪，深夜出急诊，她爬起来就走，从不畏难。她把自己的医术献给了矿山，矿山人民都对她十分喜欢。不论走到哪里，婶子、大娘都捧出红枣、栗子热情相待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她的满头秀发掺进了银丝。为了解决我们夫妇两地分居，她离开了那个保健站进了城。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她非常渴望能到一家大医院工作。因为那里有完备的医疗设施，有丰富的临床实践，有医术高明的各科大夫，还有比保健站多几倍的奖金……。她说，象她那种在基层工作了多年的“万金油”大夫，到那里能够深造，能够学到更多的医术，可以晋升职称。

但是，组织上分配她到一个机电厂的卫生所工作时，她还是高兴地去了。当我得知这家卫生所仍然没有分科，没有病床，没有起码的医疗设备，而且仅有三名大夫时，急得曾为她四处奔波，请求调换工作。她听说后劝我：“在大医院固然好，但工厂也得有人去，工人们也得看病啊！”我以为，她是在安慰我，也是在给自己吃

“宽心丸”。可后来的实践，证明我错怪了她，她的确有一颗不求名利，甘在基层为工人解除病痛的赤诚之心！

在这家诊所，她还和当年一样，背着药箱到车间巡诊，为工人们送医上门，找领导制定防疫措施，给工人宣传防病知识……一连几年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工人们说：“这位矿区来的大夫，没有一点架子，对人可热情啦！”常常有这种时候，当我们睡得正香时，有人敲门求诊，她总是一骨碌爬起来，扔下孩子就走，弄得我也牢骚满腹。

记得，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外面下着大雪。我又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。妻子早已穿好衣服，背起药箱。我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：

“什么大不了的病，不能明天再去吗？”她低声说：“治病哪能等啊，我看完就来，你先睡吧！”我怕妻子胆小，索性披衣起床，陪她一起去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踩着吱吱作响的大雪，默默无言。良久，我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可邻你这番精神，如果用在学习上，也不至于定不上主治医师职称！”她说：“这次不行，下次努力吧！”

“下次？象你这种‘万金油’，整天扎在小诊所忙忙碌碌，再过二十年也定不上！”我不无戏谑地说。“我不能为了职称，忘了职责！”听得出，她的语气坚定而平稳，这使我大为震颤：妻子的

赤诚之心，原来我并未理解呀！

又是椿芽泛香的时候了。我又一次站在阳台上，凝望着那棵紫芽新绽的椿树，凝望着那成片成片的塔松、桧柏、泡桐……我无意贬低那些珍贵的苗木，也实在无心美化那普普通通的椿树。但我想：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、疆域广阔的国土上，平凡和质朴不也是一种美么？那扎根于大地之中、飘香于广宇之内的“芸芸众生”，不也值得赞赏么？！



叫卖声声听丰年

大概是我常接触农村的缘故吧，近几年，我对充满了冀东乡音的各种小贩的叫卖声，别有一番情感。尤其每当春节前后，那一声声千腔百调的叫卖，更给人平添了生活的情趣和一种美的享受。

每当此刻，我便忘情地推开窗门，欣赏那融于爆竹声中的抑扬顿挫、宛如音乐般的声调。

“又白又嫩的豆芽菜！”那是一位年轻小伙的吆喊，音调里带着一股娇翠的水音儿。

“豆腐味！”这是一声浑厚、高昂的腔调，虽未加任何渲染，却令人信服那豆腐的质地，象那位老农一样笃实、硬朗。

“香油，小磨香油！”接着是“铿锵铿锵”三声铜牌——不用问，那婉转悠扬、独具特色的调门儿，准是乐亭一带的乡音。

“紫心萝卜，心里美！”叫卖者是位箍花头巾的大嫂，听了那脆脆的嗓音，既使你睡意正浓，也要跑去买几个饮酒作菜……

令人称道的是，这些小贩很有一种特殊的本领——他们在不时炸响的爆竹声里，往往抓住那